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六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升菴集卷六十六

明 楊慎 撰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脩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絶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為絶品不知何時降為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敲氷紙

敲氷紙剡所出也張伯玉蓬萊閣詩敲氷呈好手織素競交鸞鴛注越俗競誇敲氷紙剡水清潔山又多藤楮以敲氷時製之佳盖冬水也

十樣蠻牋

韓浦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黄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緑曰淺緑曰銅緑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别即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

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為名其次學士牋則短於百韻焉

蜜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蜜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蠲紙

古有蠲紙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蠲之為言潔也詩吉蠲為饎周禮宫人除其不蠲蠲紙之名義取此劉績霏雪録謂蠲紙起於五代民間有因親疾刲股親喪廬墓規免州縣賦役歲給蠲符以蠲免之號為蠲紙非也

養紙芙蓉粉

養紙芙蓉粉薛濤事　薫衣荳蔻香霍小玉事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烝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治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瑫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歴己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禄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葢紀兹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沉著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又

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易松烟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為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為炬取煙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黄金一斤欲倣為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玉泉墨畫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為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為畫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烟為名豈不奇絶

松墨

古墨惟以松煙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唐詩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説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

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瑫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為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贈君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藏墨訣

香與墨同關紐

邵安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絶野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為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

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筆經

劉向說苑王滿生說周公籍筆牘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為刃愞者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勾方員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劲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

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馮營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猝書之

澄泥硯

絳縣澄泥硯縫絹袋置汾水中踰年而設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為硯水不涸

方城硯

方城硯出方城縣葛仙公巖內石如玉瑩如鑑光著墨

如澄泥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艶不滲歲久不乏常如新成

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為定盖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於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畫家三靏

沙門元靄蜀中人寫真染色以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

肉色之上後遂如真又有李鷰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士又有王鷰謂畫師三鷰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吴道玄絶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滅矣今於盤洲所集隷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

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為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麕麟所云而已

周昉畫

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畫譜亦言周昉畫美人多肥盖當時宫禁貴戚所尚予謂不然楚

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留佳麗之譜與畫工也葢肉不豐是一生色髑髏肉豐而骨不微一田家新婦耳

曹吳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張僧繇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而丘士有著芒屩

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又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蓋絶藝必審觀而後論定也

杜詩入畫

杜詩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畫本可作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為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蓋題此畫也予及見元人臨本

拂林圖

宣和畫譜中拂林圖或作佛林又作拂菻不知所謂後考杜環經行記拂林在苫國西一名犂靬其人顏色白

婦人皆服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𥿁音力甚切董北苑畫跋云拂林圖自唐有之其人類中國婦人皆衣邊綾紺文雜錦戴金花步揺綴以木難青珠盧肇雙柘枝舞賦云拂𥿁妖姿西河别部葢如唐人之胡旋女元末之天魔隊耳

山林窮四和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殻甘蔗滓乾柏葉黄連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皆妙

畫似真真似畫

慎少時先太師與瑞虹龍崖二叔父看畫因問二叔父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對曰元微之有詩云顛倒世人心紛紛乏公是真賞畫不成畫賞真相似丹青各所尚工拙何足恃求此安中情哀哉子華子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慎爾可試作之遂呈稿曰會心山水真如畫巧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晋詩人二叔父喜曰只此四句大勝

前人近病中追憶往事記而筆之祇二三首耳弘治己未升菴時年十二

印色

印色古方用草蔴油或用煎㷊油皆未爲佳近傳用川山甲油取其不滲試之良妙

正色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正色青赤黄白黑也間色緑紅碧紫流黄也木色青

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己合而為緑則緑者青黄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黄一作騮黄

閒色名

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緑流黄五方之間色也青别為蒼赤别為朱朱為非非今作緋黄别為黅白别為縞黑别為玄此正色之别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黓似緑色曰校女嫁者服之縠日出色也柳日入色也蔥瞑色也檀婦人注面赭色也雗草色也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縹褪紅淺絳女貞黄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南史輿服志有鷟鳩鷂翂四色鷂音阜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袀皂色也

丹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辟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於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賦曰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皦鮮玄的點絳漢律姅變亦謂月事也

鈿金

張懷瓘書錄云住在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

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彫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王用父作彫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光明砂

李德裕黄冶論云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芭未坼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宸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徹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有至人道奥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疏矣光明砂今方士亦未嘗見之漫書於此以訊之好道術者

掩障

李思訓畫掩障上玄宗夜聞水聲通神佳手也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徐雲虔使於南詔南詔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章孝規嘗為路𨽻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奨飾過多盖其結信邊鄙使

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蕳牘

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苦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蕳板或云赤牘

九朽一罷

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先以土筆擬其形數次修改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獨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氣韻生動每語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

書人豈先朽而後書乎蓋卓識也

金題玉躞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撈蒲錦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攦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褾褫是也卷之表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

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似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虯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氷蠶映日吐寒波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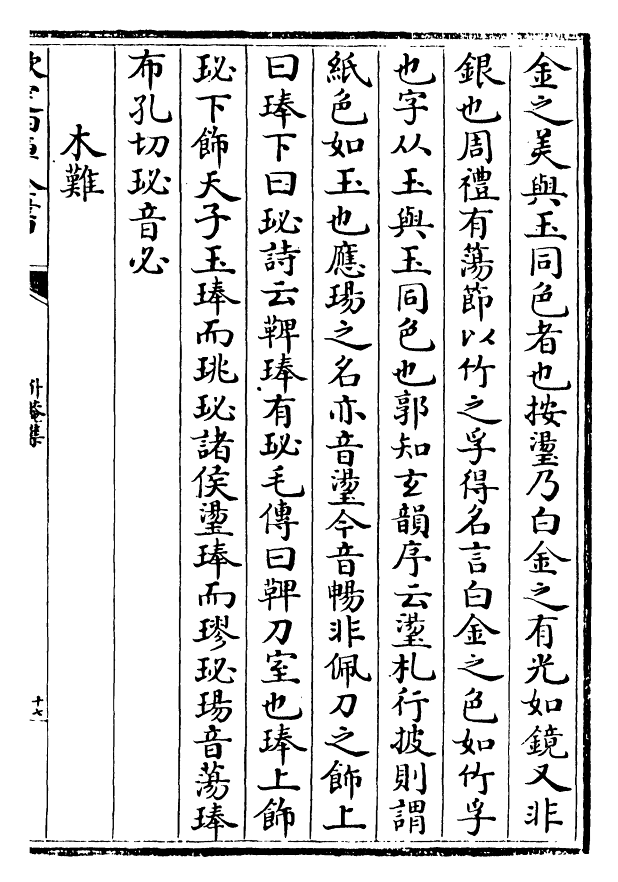
此事

不灰木火浣布

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為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予親見之其葉如蒲草束以為燎謂之萬年火把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二物不同博物者宜知之

瑒琫瑒珌

孟康曰瑒玉名也音蕩爾雅曰黄金謂之璗説文曰璗



金之美與玉同色者也按鎏乃白金之有光如鏡又非銀也周禮有蕩節以竹之孚得名言白金之色如竹孚也字从玉與玉同色也郭知玄韻序云鎏札行披則謂紙色如玉也應瑒之名亦音鎏令音暢非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毛傳曰鞞刀室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鎏琫而璆珌瑒音蕩琫布孔切珌音必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則今東方所謂祖母綠也

玉導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笓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自

唐以後不聞其名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盖古刀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蕋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擲卦以錢

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唐詩岸餘織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瓊寢玉簀

劉聰以婢為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簀而塵瓊寢

玉璽考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辨其為傳國璽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於後唐又唐主存朂誅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

二則必有一贋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叚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令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為宋寧宗獻若果贋而酷肖則宋徽宗正衙名受欺者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卻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邪贋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佘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於崔彧而託名於

碩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為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耳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北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書注衛宏曰秦璽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重貴遣其子延煦獻傳國璽于遼遼主訝其非真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斸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

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元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矣而況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玉名詁

瑗肉倍好也璧好倍肉也環肉好若一也又曰玉空邊等也山海經注瓏禱旱瑞玉刻為龍文也琥發兵瑞玉刻為

虎文也珵楚玉也理六寸光自照璠璵魯玉也琱齊玉也璷晋玉也瓊赤玉也瓐碧玉也瑎墨玉也瑿玄玉也玭紫玉也瑍玉半白半赤也瑞玉艴色也瑾彬律切青白玉琯也理玉膚也璞玉未理也琢玉始理也琈玉采也璘瑞玉文也玲玉聲也琼玉光也瑜玉中美也璪玉加瑑飾也玓瓅玉點也玷玉缺瑕玉病也珙大璧也瑕璋大八寸也瑄璧大六寸也璋半圭判白也琦片玉也珏两玉也瑯奉使玉盛之車苓閒者也璲玉華相帶如琴

紘也字一作琗瑮玉英羅列秩秩也瑞舜所輯玉也琯舜所受西王母獻玉也琰夏桀寵女名刻於玉也琬周王結好圭也璽以玉事神也瑒祀天玉也（音暢人名有應瑒今作平音呼非）璹玉器也瑁圭頭邪刻也璂玉飾弁也琑玉珮之長也瑬玉垂玉飾冕也珩佩玉節步也玦玉珮不連也珕蜃飾佩刀瓛玉上大下小也璣珠不圓也珽圭長三尺也玫火齊珠也瑛水晶珠也（一名水玉）瑫玉在櫝也玩兒弄璋也珈以玉飾笄也瑱以玉充耳也琫佩刀下飾也

璩玉劍鼻也珌印鼻也珖玉琯也珂以玉飾馬銜也又曰馬腦車渠飾銜皆曰珂佛經云珂雪言其白也珹老雕入海化為珂珹蚌屬即車渠也璫穿耳附珠也瑁𤨏女充耳玉也瑑圭有凸鄂也珧江珧蚌也玪音甲蜃器也瓖馬上飾玉所謂金鋄玉瓖也琇琇瑩美石也珷玞珉石似玉也璧以玉相贈遺也玖黑色玉可作鏡也○近見文士凡遇玉偏傍之字皆謂之玉而不知各有訓詁也聊記其畧如右

升菴集卷六十六

升菴集卷六十七

明 楊慎 撰

樓觀

樓観本尹喜之居有草樓焉後人創立道宮名曰樓觀今在終南之陰盩厔縣韓翃有題樓觀詩

麗譙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譙亦作嶕壯麗而嶕嶢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爲高

樓以望故曰譙樓愼按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誰何一作譙呵城門名麗譙者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即譙呵之譙今都門出入者守門人成列而呼喝之亦是古制不必改譙作樵也

申明亭

趙明誠金石録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歳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

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盖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東西北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盖避南面之故歟

壁帶懸楣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壁帶懸楣皆以沉檀爲

之注壁帶壁中橫木懸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如偏橋棧道之勢令人謂之掛楣古之庋閣今曰閣板禮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西都賦曰金釭銜壁

綴户綴牖

大戴禮明堂四户八牖赤綴户白綴牖楚辭網户朱綴注綴緣也以朱緣其邉今曰四映如古紮界牆青瑣闥之屬

兩階

古者堂之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右為賔階左為阼階天子之尊亦惟兩階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是也天子立於阼階而以賔禮延其臣易曰利用賔於王是也天地所以交泰也至秦中為甬道亢然自尊天地不交而為否矣今佛寺道觀猶存古制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宫中别道如永巷之類也楚

辭五子用失乎家衖衖音閧所云弄者葢衖字之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衖註即音弄

茨簷茀菴

茨簷賤士見晉書葦菴漁父見廣異記

窐衡

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責於遁軸玉帛之贄委於窐衡謂窐竇衡門圭或從穴作窐

諫霤瑣闈

諫霤左傳 瓚闈漢書

栢寢梧臺

唐韓翃青州詩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栢寢見晏子春秋梧臺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皆齊事也

函道局室

戴延之西征記函道道如封函也荀子云局室蘆簾局室室如棊局也

紫壇

漢行宫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 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交錯於舞女三百人漢志所謂偽節女樂也 薦鬯之夕也以此祭天不亦媟乎

鏊翠流丹

開窓鏊翠杜詩鏊翠開户牖 飛閣流丹王勃

槐衙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

顧雲蔦山隱居

曙景張屏掛清光於露壑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可作

隱居對

虎門

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令之祭酒也漢曰虎觀取此義

甘泉宮

甘泉宮有三秦之甘泉宮在渭南隋之甘泉宮在鄠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大王

之國壮有甘泉谷口秦二世造甘泉宮雲陽記云谷口
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竪
横盤凛然凝沍毎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凉秋晚
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劉歆甘
泉宮賦云軼陵隂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回天門而鳳
舉躡皇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崐崘而爲宮梁劉
孝威詩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校尉烏桓騎待制樓
煩弓後旌遊五柞前笳度九嵕才人豹尾内御酒屬車

中輦回百子閣扇度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凉秋戲射熊

閶廬

閶闔一作閶廬省門從户也儀禮又作庢从盍而去皿也

宎窨

宎窨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詩所謂噦噦其冥賦所謂蟭螟飛而生風尺蠖運而成響也

柴門

晉書儒林傳賛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柴門字原出於此漢書漢中之俗蓬户柴門食必魚肉

椒圖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贔屓䲭吻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駟馬車户列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亦有出也見菽園雜記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户後漢書禮儀志殷以

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戸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

擀頭䕶朽

唐韻擀音塔柱擀頭也今俗名䕶朽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䕶朽上則䕶朽之名亦古矣

延鷺堠畫烏亭

余舊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

刻鷺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廵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悦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焉二事頗僻故須詮詁

麗矚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翩成麗矚宋人有以麗矚名亭本此

七娥房

東晳玄居賦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方言吳有桼娥之臺桼即七字七林有七娥三粲百媚千嬌之語

南漪

坡詩中有南漪亭詠南漪之名甚奇昔有人讀晉書坡公問曰尋得幾個好亭名名佳者亦自難得也

袁準駁蔡邕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

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俘囚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北虜之穹廬南夷之硐房先王豈爲之乎

孔明炊釜

麻城毛柱史鳳韶爲予言近日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

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㷔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信夫孔明之才藝固后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雞鳴枕不一而已

魚栫

栫寂見切説文栫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栫澱為涔夾罧羅筌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栫之名

鮫韅

荀子鮫韅注馬服之革蓋以鮫皮爲之韅呼見切左傳韅靷鞅靽韅音絢在背曰韅靷音胤在胸曰靷詩陰靷鋈續注靳環靳者言其常處游左驂馬背上左傳如驂之有靳籀文作鞻䨼古昏字也鞅倚兩切在腹曰鞅令之衮肚靽音半在後曰靽

金蓮炬

蘓子瞻金蓮炬唐令狐綯已有之

饕餮

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元裕之考定爲古器無疑也

象床火籠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火籠愼常有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熅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玄詩十月都人供暖箑

流黃簟

會稽竹箄供御號爲流黄箄唐詩珍箄冷流黄

星旄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旄旄亦旌旄之屬

仙人弩

史記注通天臺上有天梯仙人弩通天臺上仙人弩笑

電岩前玉女壺

萎蕤鎖

録異記萎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况詩春樓不閉

萋𦕍鎻緑水廻通宛轉橋

蕭斧

通鑑礪蕭斧而伐菌蕭斧伐蕭之斧也詩云取蕭取脂又云彼采蕭兮

鶻鵃色胡桃文

供御炭用鶻鵃色胡桃文見宋史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名對蕋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萬尺簇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簇簇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簇年取魚億計號萬匠簇按簇字從洪石梁絶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爲簇葢以竹爲魚梁此字唐韻不收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幰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

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晏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顔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簠簋豆鋪

博古圖簠簋豆鋪同爲一類簠盛嘉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養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鍱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於漢三代以来有之或以蕃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随其所

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懸門亦古意也佛經金孛蝎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贗鼎

梁書檄文要結犬戎潛窺贗鼎雁鼎疑用戰國策顏率求鼎難事又或用柳下惠岑鼎事則贗字當作贋

銅虹曉虹

器物欵識有王氏銅虹燭錠虹與釭同如漢賦金釭銜璧唐詩銀釭斜背解明璫之類也李賀詩飛燕上簾鉤

曉虹屏中碧亦謂貴人晏眠而曉燈猶在釭也

赭繩

商君書赭繩束枉木古之匠人用赭繩即今之墨斗也

番器

詩含神霧曰番人蠻貊作器物多與中國相反書則横行食則合伏床則交脚鼓則細腰

吹綸

漢書注齊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梁費昶詩金輝起遥

步紅彩發吹綸按吹綸不知何物據詩意想是婦女所執之物如煖扇之類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輪紅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箑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枝閒通粉色葉裏映吹綸

欹案隱囊

三國志曹公作欹案卧視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便於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棊

羽觴

束晳說曲水流觴之事始於周公營洛所制引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此一義也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注以玳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此義也唐詩玳瑁筵本此

三雅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閒也魏文帝典論荆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

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令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乘石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隷僕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注云王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爲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

淮南子云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宫履乘石唐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衮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先路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産次路

鳳盉

唐碑文瓦釜之於黄鍾甕㽅之於鳳盉器名見博古圖

鳳艒

博雅艒䑧舟也艒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艒

扁舟本作鯿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方麯

北史楊愔傳以方麯障面讀者不解方麯爲何語按説

文作笛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為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麹障面葢竹織方扇也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黄金轂轆釣魚車又云翩翾鸂鶒薫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重較説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詁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軿是其明証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植木較横輢上輢

兩而較一說文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隆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謡云黄金車班蘭耳闓閶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

蕩

禹貢瑶琨篠蕩疏曰竹濶節曰蕩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當爲帑謂之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也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飾之信則漢中之百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乍閱蕩櫛行披

竹根如意碧慮屏風

齊高帝以竹根如意賜明慶符梁元帝有謝碧慮屏風啓亦可對虎頭鞶囊

水龍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藩節誠須責罪興

師若命水龍終當屈水龍謂戰船也

蘭鷁

謝朓賦靡蘭鷁兮江之潯舟也可對燭龍

柴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巷陌

綠鷁蒠鶩

劉楨魯都賦綠鷁蒠鶩皆舩名舩首畫此二鳥形也

唐馬鞭價重

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直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以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況有露青竹鞭歌曰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聯灰煮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揚州北邸前秖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之錢猶以爲少今世雖以金玉寶珠飾之人亦誰肯以此重

價酬之者古今好尚不同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為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蔵之者見髙啓詩集

升菴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升菴集卷六十八

明 楊慎 撰

翰林撰致語

宋時御前内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黄編修仲昭莊檢討最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内外隔絶每有文字别開偉門有文華門仁智殿畢

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乎

皐比

朱子張横渠贊勇撤皐比盖以虎皮爲講席也按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則以皐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矣然皐比之爲虎皮抑又有説古之世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櫜櫜即皐也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順於天

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先王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虞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傅鷫明之羽適足增其累爾張横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

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傅粉兮足酒器不宜廂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猨狖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隠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

○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疑並

非也

權土灰

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黄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隂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㽔賔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云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夏火王而云水勝水在内也冬水王而曰火勝火在内也人之一身可驗夏則五臓化水冬則五臓化火夏非水在内則焦而焚矣冬非火在内則凍而僵矣

此陰陽互藏其宅之妙也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賔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賔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謡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閤懸榻乃干木泄栁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官官之禍

其及宜矣

綜理

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三蒼解詁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爲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鹵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批亢擣虛

鬭者方相亢拒則排批之使解虛者兩敵距鬭力所不

及之處擣之雖欲鬬勢不能不解○一說亢音吭所謂搤其吭而奪之也

飯甕

曾南豐文集引山東諺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蓋以雪淞爲豐登兆也東坡除夜雪詩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正用此諺語王十朋註乃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甕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

甌臾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註甌臾皆器也揚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甇爲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宫室區隅漚臾善驚小兒漚與甌通蓋傾側窊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窊下之義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鷄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君形

淮南子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闌掃

閙掃髻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閙掃學宮
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
霜三夢記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
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
之傑其瀆鬼嶽祇受其血食怨其滅亡故能爲厲必生
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

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

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葢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

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西施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窓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㚷同進於吳王肌香體

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麗色

瓊英膩雪蓮蕋瑩波露濯蕣姿月鮮珠彩鄭億璘妾韋氏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衣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閤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謡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𩑶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内仍録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𡉏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鵠梨姏之所耻而不爲然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亦

理之不可曉者

甄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為袁熈妻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為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熈日擬昏子建其後為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横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横雲卻月爭新奇

翠足粉胷

劉勰云綴金翠於足跗靚粉澤於胷臆以喻失其所施

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冒蓋恒飾也古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黃眉黑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雅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鵞間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於漢特未見所

出耳又幽怪録神女智瓊額黄

弓足

墨莊漫録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咼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跕屣又云摇修袖躡利屐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之舄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

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蕖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唐詩便脫蠻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葢亦未之徧考也

又

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曰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彩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明矣或謂起於妲己亦非

素足女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屐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廻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顔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山花屐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盖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束蹈襲

取姸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天苴

張儀傳苴蜀相攻注引譙周曰天苴即天巴也〇苴即巴字苴曰天苴漢曰天漢棧曰天棧山名有天谷天隳石有天牙盖言其高且險也

鐐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宫索漿甚急宫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

有得罪者嗚呼仁宗信仁矣哉近世有達官因庖丁治蔥不如法笞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亦何不思之甚哉按爾雅銀之美者謂之鐐鐐子亦庖人之别稱力弔切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薛越

荀子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栖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賈誾甫謂李密曰民以食爲天而有司曾無愛惜屑越如此通鑑注屑越猶言狼籍而棄之也（）薛說文草名相如賦薛莎青薠注薛薠蒿也越草也可以爲布文選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通名刺曰謁

說文謁白也增韵訪也請見也古者請見必有辭書之

方策使將命者通名故漢有謁者衣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衣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

等身書

宋賈黄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買此好光景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氷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帝詔曰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考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宫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

焦者皆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絶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元人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拍張

南史王敬則脱朝服袒裼以絳糾髻奮臂拍張武帝不悦曰三公豈宜如此敬則曰臣以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也拍張蓋手搏捽角之戲又何倜拍張賦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廩賜不殊載籍中説

拍張者惟此二處人亦罕知

狗脚猪腸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静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於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

○銅雀硯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氷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證余得一瓦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孝静帝

年號也○狗脚可對猪腸侯景罵韓軌啜猪腸兒

朋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節妓

唐小說趙嘏嘗惑一美姬名青娥後爲淅帥所得嘏及

第以一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化作不歸雲
當時聞詋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使送歸之逄
蝦於横水驛姬抱蝦慟哭而絶又薛宜僚使新羅至青
州悦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
正如煙頻夢東美感疾卒於外㮣至青州段奠之一慟
而卒青娥東美可謂節妓矣漢之蔡文姬陳之樂昌公
主九原如見之豈不汗顔乎

登科故事

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梁顥宴於瓊林苑呂蒙正宴於開寶寺遂為定制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刻登科録自霍端友榜始

制策入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氏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禄李垕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蓋二蘇范李皆蜀人也

陳烈

陳烈御僮僕如賔客升菴曰君子恭近於禮矜莊殊序待僮僕如賔客待賔客宜何如也孔子與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言君在與過位不同敬此所謂泛應曲當也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只是申申天天也

丘崇勉方逢辰

鮫峯方逢辰未第時率羣士易登雲扁請丘公爲之記

丘公記畧曰丹漆金碧煇煌炳麗十手爭指十目爭視文則文矣實安在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刄乎日月却從閒裡過功名豈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羞抑可爲是扁羞終篇千餘言父之於子師之於徒有難言者可謂法語之言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庚戌狀元及第未必非激於此也余甞作安寧鹽井碑用宋人酒官碑語稍策勵之諸生奮然作色頗毀其碑余笑曰是

惡可與言哉噫勉之以利祿尚不自反如此況以功名道德乎督學王宜菴目之爲悍騃非過也

契丹崇儒

契丹太祖初立即祀孔子從其太子倍之請也祀孔子而黜佛尤爲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爲拓諫亦可嘉也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

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鸕鷀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晝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盧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

可泄後劉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金獻彙言小說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詞詁以欺愚人者君子可信之而立言哉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爇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

詰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解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此著書者閒其事而不詳其事諺云引錐椎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婦人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强秦哉今按連環之制玉人之巧者爲

之兩環互相貫爲一得其闕捩解之爲二又合而爲一今有此器謂之九連環以銅或鐵爲之以代玉閨婦孩童以爲玩具而著書者云引錐錐破之葢傳聞其事以意書之亦可謂痴人矣

何法盛郭象

何法盛竊郗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素女論

邊讓章華臺賦歸乎生風之廣厦兮脩黄軒之要道携

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素肘注云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生忘老張平子詩明燈巾粉卸設圖衾枕張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

勵學

易首聚學書始稽古孰是面牆反自誇揚於議為橫於道不祥恥問自足畜疑滿腹難字膠口滯義張目周公為相朝讀百篇孔子晚年三絶韋編不愧於人不畏於

天吾言耄矣爾曹勉旃

書叙指南

宋滾儀任廣編書叙指南專爲尺牘設所引諸書今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娥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聚書戒子

唐杜魚聚書萬卷每題其後云清俸寫來手自挍汝曹

讀之知聖道墜之罻之爲不孝其言似矣然而未達也司馬溫公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興廢之常理也余嘗愛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真達觀之言哉

積絲散繭

沈約文積絲成絲散繭騰花言女工之妙也

信使

後漢書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又劉虞傳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其曰信人可信任之人劉虞傳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可通也晉人言尚簡省直以信爲使者余於别録已詳之宋人語録稱賢友爲賢亦猶此也

將無同

阮瞻曰將無同解者不一余按世說褚裒見庾亮問孟

嘉何在亮令裒自覓之裒歷視指嘉曰將無是又辛敞問其姊憲英曰司馬誅曹爽事𮊸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晉人語言務簡且爲兩可之辭將無疑辭言畢竟同也悟此言筌千載如面矣然不獨晉人前代有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子貢曰然非與司馬遷曰唯唯否否皆上爲疑而下爲決以此例之思過半矣

秦首十月

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自是不師古之亂制漢之陋儒

偽造易緯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甲子爲蔀首起十月朔而謂泰首亥本此是其瞽説與堯典背矣宋朱震又曰連山首艮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於辰爲亥此顓項所以首十月也是因漢儒之陋而又誣顓項矣

羅畸

羅畸字疇爲滁州刺史或曰僻郡畸曰此歐公之醉鄉也庚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琅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爲職田何謂僻耶治廨宇植蘭十本朝襲其馨夕擷

其英攜書就讀引酒對酌余謂此可謂風流太守矣

龜瘃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龜瘃○龜瘃足跟凍瘡也

社南社北

常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蓝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隂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蘂珠宫故又稱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空記大羅天上事衆僊同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郎砧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

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擣衣石庾信詩所云南國女郎砧也

白打錢

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内人甞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
常莊詩内官初賜清明火上相聞分白打錢

銑鋧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人妙於弓矢弦無虚發摩訶

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鋧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

天轡

四海鼎沸天轡將移袁宏與范曾書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女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梅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

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之情有悬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氣剛燥至於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内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

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於曇獻南則徐妃贈枕於瑶光龜兹王女納於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於淫毒丐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云陶九成乃爲駡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錦纜華鑾

迎候賔啓云水候錦纜陸遅華鑾續錦帶集

彤騶

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五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彤騶出禁中本褚亮句也

妬婦乘騾牛

元制婦人妬者乘騾牛狗部中北齊妬婦買箒及皂莢

升菴集卷六十八